

《尼采在西方》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尼采在西方》

13位ISBN编号：9787754261703

10位ISBN编号：7754261707

出版时间：2002-12-1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倪为国,刘小枫

页数：63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尼采在西方》

内容概要

本文集分为三部分。首先是解读尼采的一些有影响的大家的作品，其中有的作者本人就是大思想家——比如海德格尔、洛维特，有的是出自尼采研究的名家的手笔，还有的是代表了重要的解读方向的作品，总之，都可以看做是解读尼采的重要文献。第二部分是后现代思想家将尼采尊为圣人，对尼采的解释有独特的立场，影响很大，这里所选的，基本上反映了后现代思想家对尼采解读的重要文献。第三部分的选目集中在尼采与生前和身后的大思想家的关系。

书籍目录

编者前言

第一编 尼采思想释义

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是谁？

注意尼采《善恶的彼岸》的谋篇

谋杀上帝

“战士精神”与扎拉图斯特拉的政治哲学

尼采的“柏拉图主义”

经验的局限：虚无主义

尼采的道德批判

“未来的哲人”是谁？

——对《善恶的彼岸》的一种解读

尼采的《快乐的科学》

凯泽与尼采的《瞧，这个人！》

尼采的认识论研究

第二编 后现代思想中的尼采

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能动与反动

尼采的永恒轮回体验

尼采的生命作为隐喻

风格问题

第三编 尼采与西方大思想家

苏格拉底式的尼采

宗教真理需要何种寓意

——柏拉图的洞穴抑或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

大政治或立法者问题：尼采反卢梭

克尔凯郭尔与尼采

从尼采到海德格尔

——对海德格尔论尼采作品的批评性评论

现代的神话意义

——布卢门伯格反尼采

德里达与尼采

尼采的启蒙：施特劳斯与尼采

编后记

《尼采在西方》

精彩短评

- 1、有些文章颇深,但有一些并不见得好.
- 2、我在想 为什么高中时买了本“尼采在中国”
- 3、额。粗读。
- 4、读过部分
- 5、收文质量参差不齐，内容取向分明
- 6、比较艰深，对于我这种初读者

《尼采在西方》

章节试读

1、《尼采在西方》的笔记-尼采·谱系学·历史学（福柯）

保罗·李（他假定语词都保持了它们的含义，假定欲求始终如一地指向某一个的方向，还假定了思想坚守自己的逻辑；并且，他假定，人们所说和所要的事物世界中并不存在为人们知晓的入侵、斗争、掠夺、伪装和圈套。）

对于谱系学而言，就必须考虑下述这些方面：它必须在不考虑任何单一的终极因（finality）的情况下，标出事件的独特性；它必须在出乎意料的地方，在我们通常往往认为没有历史的地方——在情感、爱、良知、本能中——守候这些事件；它必须对事件的重现保持敏感，但不是为了追踪事件演进的渐近曲线，而是重新找出事件扮演不同角色的不同场景；谱系学甚至还必须界定没有出现这些事件的地方，没有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刻（例如，在叙古拉，柏拉图就没有成为默罕默德）。

谱系学并不自视为历史学的对立面。

尼采对Ursprung（起源）一词有两种用法。

就所有这些术语的用法以及Ursprung一词的用法变化而言，《道德的谱系》的序言是一个最重要的文本。

在《道德的谱系》的这一点上，尼采希望表明Herkunft和Ursprung两个词之间的这种对立是有价值的，而10年前还不存在这种对立。

然而，如果谱系学去倾听历史，而不是信奉形而上学，他就会发现事物背后“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即这些事物都没有本质，或者说，它们的本质都是一点点地从异己的形式中建构出来的。

但是，理性是以一种完全“合理的”方式——即从偶然（Zufall）中——产生的；

（至于自由，就人们的根源而言，难道不是它把人与存在，人与真理联系在一起的吗？）实际上，自由这一概念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发明”。【The Wanderer and His Shadow第9段】在事物的历史开端所发现的，并不是其坚定不移的起源留下的同一性；而是各种异他事物的不一致，是一种悬殊（disparity）。

历史学还教导我们如何嘲笑起源的庄严性。

但是，历史的开端是低贱的：【……】是蔑视与反讽，它恰恰是要毁灭一切自负。

起源的最后一个前提假定与前两点相联系，起源被当作是真理所在的地方。

正是这样一种全新的对历史的残忍态度，迫使我们将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而且迫使人们放弃“青春期”的幼稚追求，在面貌常新、精简规整的真理背后，实际上是错误千百年来的不断繁衍。

Entstehung（出现）和Herkunft（出身）都能比Ursprung（起源）这个词更精确地标识出谱系学的真正对象。

在很多的场合，尼采都将Herkunft（出身）和Erschaft（遗物）这两个术语联系起来。

对血统的搜寻并不是奠定基础：相反，它动摇了那些先前认为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打碎了先前认为是统一的东西；它显示了先前想象为保持自我一致的东西实际上是异质的。（Gay Science，348-349段）

最后，血统与身体紧密相关。

这个身体就是铭记事件的层面，是自我拆解的处所，是一个一直处于风化中的器物。因此，谱系学作为一种血统分析，连接了身体与历史。它应该揭示一个完全为历史打满烙印的身体，和摧毁了身体的历史。

Entstehung则特指出现（emergence），兴起的时刻。

由于人们往往在不间断的连续性中寻找出身，所以也常把出现错当成最终时刻。

谱系学寻求重新确立各种不同的征服体制：不是意义的预见力量，而是支配的偶然游戏。

《尼采在西方》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禁欲的理想诞生了，它“产生于一个退化的生命的本能之中，这个生命……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Genealogy, III, 13段）。

我们将谱系学定义为对“出身”（Herkunft）和“出现”（Entstehung）进行的研究。

不过，尼采有时把谱系学看作是效果史（wirkliche Historie），在很多情况下他也将谱系学概括为历史“精神”或“历史感”（Genealogy, 序言第7段和第I部分第2段；Beyond Good and Evil 第224段）。

这个世界是由大量错综复杂的事件构成的。

历史感更接近医学，而不是哲学。

哲学家的怪癖就是系统地否认身体。

在观察的东西面前，历史感并不刻意隐藏自己的视角，它也不寻找规律，把所有运动归结为这种规律；这种眼光既知道它从哪里来，也知道它观察的是什么。这种历史感使知识得以在认识活动中从事谱系学研究。效果史从它所处的位置出发，垂直地建构了历史学的谱系学。

历史学家的出身（Herkunft）很清楚：它的出身卑微。历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不作选择：不分主次地认识一切；不分高下地理解一切；不加区分地接受一切。

他作为历史学家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完全没有品位，粗疏，但实际上正是这种没有品位和这种粗疏，才企图自命不凡地以通俗方式搜求卑下的东西。他们对所有乏味的东西照单全收；或者毋宁说，对这些本该令人厌倦的东西却自得其乐。他看上去客观公正，实际上却偏偏不承认任何伟大，并将一切归结为最平庸的共性。任何东西都不会超过他；如果他想有所了解，并且了解一切，也是为了侥幸发现日渐琐细的秘密：“卑下的好奇心”。

这种历史学家的先辈可以上溯到苏格拉底。

通过抹煞自己知识中意志的所有痕迹，他将从认识对象的角度找到永恒意志的而形式。历史学家的这种客观性颠倒了意志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同样，这种客观性就是一种对神恩、终极因和目的论的必然性的信仰。历史学家属于禁欲者的家族。

伟大的时代既少有这种好奇心，也少见我们这种过分的虔敬；伟大的时代无视它们的前辈：古典时期就曾无视过莎士比亚。

我们因此可以开始理解19世纪自发产生的对于历史的爱好：力量的贫乏和那些抹煞了一切个体特征的混杂所产生的结果和禁欲主义的苦行所产生的结果是同样的；19世纪的欧洲人没有能力创造，没有自己的作品，它需要依赖往昔和别处的成就，所有这些都迫使历史学陷入平民的卑下好奇心。

19世纪的问题与此很相近：要避免像柏拉图对待苏格拉底那样【本可以攫取这种苏格拉底的哲学，转而反对这种哲学】来对待历史学家的平民禁欲主义。【……】只是这时，这种历史感才会完全摆脱超历史的历史学。

这种历史感有三种用法，与柏拉图式的三种历史学模式针锋相对。

戏仿（parody），用来破坏现实性—VS—作为回忆或认可的历史学

分解，用来破坏身份（identity）—VS—作为连续性或传统的历史

献祭，用来破坏真理—VS—作为知识的历史

使历史成为一种反记忆，并在历史中展现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

当人们研究历史时，他“不想一个形而上学家，而是乐于看到隐藏在自我中的，不是一个不朽的灵魂，而是许多会死的灵魂”（Wanderer“看法和混合了的陈述”，17段）。

如果历史学探究一下自身的话，并且如果更一般地深入追问一下在自身历史中不同形式的科学意识，历史学就会发现求知意志的各种形式及其转换：本能、激情、讯问者的专注、残酷的去芜存精以及恶意。它发现了采取某种特定的立场所具有的暴力，他的立场就是站在那些因无知而幸福的人的对立面，在保护人性的生机勃勃的幻觉的对立面，这种立场乐于接受研究中的风险和发现中的不安。

《尼采在西方》

知识并没有渐渐地同它的经验之根，即产生它的那种原初需要，拉开距离，成为只服从理性要求的纯粹幻想；在其发展中，知识与一个自由主体的构成（和）肯定无关；毋宁说，知识使人们逐渐屈从于本能的暴力。

（“知识在我们当中已经转换成一种不畏任何牺牲、不畏任何事物而只担心自身绝灭的激情。也许人类将最终由于这种求知的激情而灭亡。但即使不是毁于这种激情，那么也是毁于孱弱。我们必须准备说出我们的选择，我们希望人性结束于火和光之中，还是结束于（在）砂石之中？”（Dawn，501段））

“通过绝对知识而灭亡，这很可能构成了存在的部分基础”（Beyond，39段）。在批判的意义上说，这并不意味着求真意志会受到认知的限度的限制，而是意味着，在献祭知识主体时，求真意志已丧失了一切限界以及一切真理的意图。

最后是一个矛盾的结尾，尼采究竟是要重建认知主体，还是摧毁它？

《尼采在西方》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